



中国戏曲故事

第三辑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国戏曲故事

第三辑

古曲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辛鹤江

书名题字：张庚

中国戏曲故事

第三辑

古曲

责任编辑：刘英民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9.75印张 164,000字 印数：1—34,300 1985年5月第1版
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366·11 定价：1.25元

目 录

荆钗记.....	(1)
鸣凤记.....	(29)
红拂记.....	(55)
牡丹亭.....	(83)
邯郸记.....	(134)
一捧雪.....	(167)
清忠谱.....	(195)
长生殿.....	(225)
桃花扇.....	(252)

荆 钗 记 *

一

碧波滚滚的瓯（ōu）江，穿越千山万岭，注入茫茫苍苍的东海。

离入海口不远的瓯江南岸，座落着一座人烟稠密、繁华热闹的城镇，名叫温州（古时也曾叫“永嘉”）。这一带不仅是物产丰富、风光旖旎（yǐ nǐ）的鱼米之乡，而且是个历史悠久、人杰地灵的去处。

相传在宋代，有一年秋季，温州知府主持堂试，秀才生员济济一堂，腾蛟起凤，各显文才，结果被温州城王十朋夺魁。

王十朋，表字龟龄，号梅溪，年方二十岁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儒雅风流。他本出身于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，不幸父亲早丧，家业日渐凋零，全靠母亲张氏抚养成人。王十朋天资聪颖，发愤攻读，学成满腹锦绣文章。

王十朋夺魁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温州城，也传进

* 本篇系根据元代戏剧家柯丹邱《荆钗记》改写。

双门巷钱贡元的耳朵里。这位钱贡元，名流行，早先是个太学生，曾考过贡元，做过官，如今退職在家，过着小康生活。

钱贡元一家三口人，他妻子早亡，又继娶了姚氏，姚氏比钱贡元小十来岁，是个心性狭隘、性情乖张的女人。她一直没有生养，只有前妻留下的一个女儿，年方十六岁，名唤玉莲。玉莲不仅天赋聪慧，美貌动人，而且通情达理，孝顺父母。钱贡元爱如掌上明珠，成天寻思着给女儿招个如意郎君，自己百年之后也好有个披麻戴孝的人。

钱贡元和王十朋的父亲王景春早就相识，钱贡元曾经见过王十朋，相中了王十朋的相貌人品，萌动过招婿的念头。前不久，在他的寿诞之日，钱贡元就想跟姚氏和前来向他祝寿的妹妹——张妈一起商量商量玉莲的婚事。但还没等钱贡元说到王十朋，姚氏就嚷叫起来：“今天是寿日，说什么招女婿！有了这如花似玉的女儿，还怕没有门当户对的女婿？”

张妈是个喜欢胡说八道的活宝，遇事没有个准主意，这时听了嫂子的话，也在一旁帮腔说：“嫂嫂说得有理，‘腰间有货不愁穷’，玉莲当不了老姑娘。快取酒来，喝个一醉方休！”就这样，玉莲的婚事没有商量成。近日听说王十朋堂试夺魁，钱贡元觉得再找姚氏商量恐怕也没有用，还不如去找好友许文通合计合计。

钱贡元居官时就和许文通诗酒往来，志同道合。退职后同住温城，过从甚密。钱贡元来到许文通的居处，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。许文通说他愿意为媒，促成这桩好事。

第二天，许文通来到王十朋家，寒暄已毕，王母问道：“许老大人光临寒舍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许文通说道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日不为别事，只因令郎夺得堂试魁名，一鸣惊人。本城双门巷钱贡元有一小女，特托我为媒，前来议亲。”说着，取出从钱家带来的喜帖。

俗话说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眼看十朋年岁不小，王母也在为儿子的婚事操心。只是家境贫寒，一时找不到合适人家。现在许老大人亲自登门，又听说那钱家颇为富足，姑娘人品出众，自然十分高兴；但一想到家中无钱下聘，又转喜为忧，说道：“多蒙老先生周全，只是家贫如洗，下不了聘礼，不敢应承。”

“无妨，无妨。”许文通说，“钱贡元说了，他不问人家贫富，只求女婿贤良。聘礼嘛，不拘轻重，随意下一些就可订亲。”

王母沉吟半晌，这才迟迟疑疑地从头上拔下一枚荆钗，说道：“老身布裙荆钗（贫穷人家的女子以布为裙，以荆为钗），请勿见笑。”

许文通接过荆钗说：“看老安人说到哪里去了！汉

代的梁鸿与孟光可算是美满姻缘，恩爱夫妻，那梁鸿不就是以荆钗为聘，娶了孟光吗？依老夫看来，你们两家也会象他们那样结成亲眷，你就静候佳音吧！”

许文通离开王家，马上到钱家回复，钱贡元十分高兴。他把荆钗捧在手里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荆钗啊荆钗，我看你比那金钗银钗还要贵重！”

钱贡元话音未落，姚氏闯进来问道：“老东西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玩艺儿？”说着手就伸了过来。

“慢着！”钱贡元推开姚氏的手说，“这是王家的聘礼，我儿亲事要成了！”

“什么！聘礼？”姚氏撇起薄嘴唇，带着鄙夷的神色说，“这木头簪子，一分银子买十根，也能讨得十个老婆？咱闺女如花似玉，什么样的风流男子找不到，为什么偏偏嫁给这样的穷鬼？”

钱贡元见姚氏当着老朋友的面竟敢这样放肆，厉声喝道：“女流之辈懂得些什么？那王十朋是个读书人，人穷志不短！”

许文通也在一旁劝道：“是呀！别看王生今日贫穷，有朝一日会金榜题名，足登高位。到那时节，夫荣妻贵，连你老岳母也会跟着沾光！”

姚氏又撇了撇嘴，嘟哝道：“多亏你这个好媒人！”说罢一甩袖子走了。

“休要理睬她，玉莲的婚事由不得她！”钱贡元一边生气地说着，一边命家人李成摆酒，酬谢大媒。

二

王十朋有个同窗，名叫孙汝权。他家是温州第一大财主，田园千顷，牛马成群，金银财宝不计其数。孙汝权富里生富里长，骄纵异常。他读书不求上进，专会寻花问柳。那一次温州堂试，他名落孙山。回家路上，经过双门巷钱贡元门口时，适逢玉莲外出探亲，打扮得十分俊俏。孙汝权见了，不禁眼馋心痒，回到家便和家人朱吉一块算计，怎样才能把钱玉莲搞到手里。

朱吉眨巴着老鼠眼，想了半天，忽然一拍大腿说：“有了！”便带着孙汝权去拜访钱贡元的妹子张妈，托她为媒。

张妈见是全城第一大财主的公子来求娶自己的侄女，甭提有多得意了。她问孙汝权道：“但不知相公给多少彩礼？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！”孙汝权应道，“要多少给多少！”说着就让家人取来金钗一对，银钗一双，纹银四十两，说要送与小姐。同时还取来不少花红羊酒，当面送给了张妈。

张妈见财眼开，乐得合不拢嘴，得意地说：“眼下我是媒婆，你俩成亲之后我就是姑婆了。”

此刻，孙汝权把希望全寄托在张妈身上，忙跪下

叩头，道：“姑婆，此事全凭您老人家了。”

张妈扶起孙汝权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这小子可真叫人喜欢，姑婆我这就去给你说亲去。”

张妈刚走进钱贡元的大门，就碰见气乎乎的姚氏往外走，两个人差点儿撞个满怀。张妈恨不得一下子把亲事说成，也不看嫂嫂脸色如何，开口就说：“嫂嫂，我给侄女说亲来了。”

“晚了！”姚氏说，“老东西早把玉莲许给王什么朋了。”

张妈听了一愣，想了想说：“敢情就是王十朋吧，娘儿俩过活，风扫地，月点灯，穷断了筋骨。莫非是哥哥老糊涂了，怎么把玉莲嫁给那个穷鬼？”

姚氏忙问道：“那你要说的是哪一家？”

“要问我说的哪一家，保你满意。”张妈故意停了片刻才说：“就是那孙家大财主的公子孙汝权。呵！瞧人家，金银使秤称，珠宝用斗量。刚提亲就要送金钗一对，银钗一双，纹银四十两。等换了庚帖，还不知道有多少彩礼呢！”

姚氏是个嫌贫爱富的人，一听就着了迷，说道：“妹子，说什么也要把玉莲许给孙家呀！”

姑嫂俩见了钱贡元，异口同声地劝他退了王家的亲事，将玉莲许给孙家，钱贡元哪肯答应？双方争吵半天，各不相让，最后钱贡元说：“这亲事由不得我，也

由不得你们，还是让玉莲自己做主吧！”

于是张妈来到绣房，把王、孙两家议亲的事跟玉莲说了一遍。她故意地把孙家夸成一朵花，把王家褒贬得不象样子。然后说：“侄女呀，你若愿嫁金钗，就是孙家；愿嫁荆钗就是王家，你随便挑吧！”

钱玉莲是个有主意有志气的姑娘。她爱的是人，看重的是才学品德，至于钱财家产她看得很轻。玉莲将两家掂量了掂量，自然是愿意嫁给王十朋那样的读书人。但她又不好直言，便拐弯抹角地对张妈说：“姑姑，孙家乃富贵之家，玉莲家贫貌丑，不敢应承。既然家父已将侄女许给王家，怎能变更？”

张妈见玉莲不肯嫁给孙家，连哄带骗加威吓，钱玉莲才不理她那一套呢，把头一拧说：“姑姑，你把孙家说得天花乱坠，我自有一定之规。你就是把我的头割下来，我也不答应！”

张妈没了招儿，连忙去找姚氏，并编了一套瞎话，故意激怒姚氏：“嫂嫂呀，玉莲那闺女好厉害的一张嘴哟！不愿嫁给孙家便罢，干吗还骂人呀！”

“她骂谁来着？”姚氏问。

张妈说：“我刚去她拦住门不让我进。等开了门，她说爹是亲的，娘是继母。也不知这个养汉老婆是哪里来的，她凭什么管我？”

姚氏听了大怒，骂道：“好个丫头片子，竟敢这般

无理！快叫她出来，说个清楚！”

玉莲被叫到正房，见了继母和姑姑，连忙施礼问安。姚氏满脸阴云，怒道：“没有良心的东西，你七岁丧母，是我把你抚养成人。如今翅膀硬了，竟敢骂我！”

玉莲连连叫冤，说这是没有的事。姚氏挥挥手说，“这笔账先放着，以后再算。今天我先问问你：究竟肯不肯嫁给孙家？”

玉莲低下头不作声。

姚氏一再威逼，她只是摇头。

“小贱人！”姚氏骂道，“你真是不知好歹！这么好的人家，你推三阻四，硬是不肯，偏偏要嫁给那个穷酸！”

钱贡元听到争吵声赶来解围。

姚氏冲着钱贡元嚷道：“老东西，我丑话说在前面：她若依了我嫁给孙家，就多给她置办妆奁（lián）首饰。如若不肯嫁给孙家，哼！我就把她剥得赤条条的，拣个霉日子，一乘破轿把她送走。”

钱贡元一心成全女儿，听姚氏这么说，心想：不如趁这个机会让女儿嫁到王家算了，以免夜长梦多。于是就对姚氏说：“既然她非嫁王家不可，就随她去吧！正好明天是个霉日子，趁早把她送走算了！”

姚氏正在气头上，马上点头同意。

姑娘出阁本是终身大事，但钱玉莲的婚事却办得如此草率而寒碜（chěn）。妆奁首饰没有一件，依旧是

平日衣衫；没有漂亮的仪仗，只有破轿一顶；没有慈母的抚爱，只有继母的白眼和申斥。如果亲生母亲活着，岂能这样悲凉？想到这些，钱玉莲不由得心酸起来，跑到母亲灵前大哭一场。钱贡元一边劝慰，一边陪着女儿落泪。眼看天色不早，钱玉莲辞拜了爹爹和继母，上了轿子，许文通和张妈陪同前往。张妈既是娘家的送亲人，又算是喜娘（旧式结婚时照料新娘的妇女）。

三

自从许文通取走荆钗后，王母又是高兴又是担心。高兴的是儿子的亲事有了着落，担心的是怕钱家嫌聘礼太薄，又会悔亲。

这天一大早，王家母子就起来了。红艳艳的太阳照进茅舍，喜鹊在窗外枝头啼噪，王母忙着收拾庭院，十朋在窗下伏案攻读。忽然外面有人叫门，王母开门一看，原来是许文通来了。

“老安人，给您贺喜来了！”许文通高兴地说。

“寒门似水，喜从何来？”

许文通朝门外的花轿一指说：“老安人，请看！钱贡元送小姐过门来了。”

王母做梦也没想到钱家会这样快地送女儿过门，惊喜万分地说：“哎呀！我这里诸事还不曾准备，怎生

是好？”

许文通说：“钱家没有人来，只有张姑妈送亲，老安人不必费心，一切从简。”

说话间，张妈走过来了，少不了又说些混账话，许文通不住地在一旁解释遮掩，王母正在高兴头上，也没往心里去。当天，玉莲和十朋就拜了天地，喝了合卺（hé jīn 卺是瓢。一瓜分两瓢，新郎新娘各拿一个，用来饮酒）酒，完成花烛。乡邻们纷纷前来祝贺。婚事虽然简朴，却是十分和谐、热闹。

婚后，王十朋一边种田，一边更加勤奋地读书。玉莲孝敬婆婆，体贴丈夫。一家人老少和睦，夫妻间恩爱和美。因为和继母闹了别扭，玉莲和娘家很少来往。

转眼间半年过去了，又到了风光明媚的春天。朝廷下诏书开科取士，限令考生们在半月之内启程进京。王母和玉莲都催十朋进京应试，求个金榜题名，谋得一官半职。但是，王家太穷了，怎么也凑不够盘缠。眼看过了期限，一家人都很着急。万般无奈，玉莲要回娘家恳求爹娘，借些盘缠。

玉莲正要动身回娘家，娘家的家人李成来到了。玉莲又惊又喜，问过了爹娘，又问李成：“我来此半年多，家里不曾来人看我。今日让你来，有何话说？”

李成说：“老员外闻知王秀才要进京应举，思虑宅上无人，便打点了一所空房，特让小人来请老安人和

小姐回家去住。”

玉莲见爹爹还时刻惦着自己，不觉动了感情，眼睛就有些湿润了。她先把这事告诉了丈夫。王十朋听了十分赞同，说道：“我进京应举，抛妻弃母，实在放心不下。岳父让你们过去居住，早晚也好有个照料。”

夫妻俩又去跟王母商量，王母说：“亲家惜寡怜孤，这番好意怎能推辞？我儿日后若得荣贵，定要报答你岳父今日的恩义。”

次日，一家人收拾了行装，离开茅舍草房，来到双门巷钱贡元的居住处。钱贡元吩咐李成摆下酒菜，一来与老亲家接风，二来为女婿饯行。

酒席前，玉莲想起丈夫的盘缠还没有着落，便对爹爹提出借些银钱。钱贡元满口答应，命李成取出银钱交给十朋，并说道：“贤婿，你堂试夺得魁名，此去京师，定能蟾宫折桂，鱼跃龙门。苟富贵，莫相忘，及第后速速寄信，及早回乡。”

王十朋听了，频频点头说：“多谢岳父厚意，小婿都记下了。”

王母又嘱咐道：“儿行千里母担忧，路途之上须时时小心，处处留意。”

王十朋辞拜了母亲、岳父，背起琴剑书箱就要上路了。钱玉莲依依不舍地送出大门，终于说出了她的担心：“夫哇！你抛妻弃母，进京求取功名。只恐怕你

贪图荣耀，另赘高门，……”

王十朋拉着妻子的手说：“喜新厌旧的男人确实有，但我王十朋不是那种趋炎附势、忘恩负义的小人。你在家要好好孝敬母亲和岳父，等着我的回信吧！”

四

温州城内和王十朋一道赴京应试的还有王士宏和孙汝权等人。他们顾不上领略沿途似锦的春色，日夜兼程，赶到京师。

正值大比之年，京城里云集着来自各地的举子，真是个人才如云，俊杰如雨，好不热闹。

三场考试已毕，王十朋三篇诗文超众出群，深得考官赏识，被钦点为头名状元。王士宏为榜元，周璧为探花。各赐乌靴、纱帽、红袍，斜插官花，赐宴琼林。王十朋官授江西饶州佾判，王士宏官授广东潮阳佾判，周璧官授温州推官。孙汝权又是名落孙山，被判为“学问粗疏，回去用心读书，留在下科。”

按照当时的习惯，状元及第，游街夸官三日之后，要去参拜当朝丞相。当时乃是万俟（mó qí 姓）丞相。此人官高极品，势压群僚，自诩为“擎天碧玉柱，驾海紫金梁”，因而专横跋扈，不可一世。万俟丞相只有一个女儿，小字多娇，颇有姿色，虽到了及笄（并

卅，古代束发用的簪子。女子成年叫及笄）之年，仍未定亲。万俟丞相听手下人说，今年的状元乃是温州的王十朋，才貌双全，因而想招他为婿。万俟丞相以为凭着他的权势和地位，招个状元郎岂不是十拿九稳！

为了稳妥，万俟丞相吩咐侯官先摸一摸王十朋的底，方知王十朋已经有了妻室，不肯答应。万俟丞相不肯罢休，要亲自出马，逼王十朋招赘相府。

参拜之日，王十朋来到相府，万俟丞相很快就引入正题，说道：“状元，我有一女，小字多娇，欲招你为婿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王十朋回答说：“告丞相，承蒙不弃，深感盛德。无奈小生已有家室，不敢奉命。”

“好一个迂阔的书生！”万俟丞相哈哈大笑起来，“自古道：‘富易交，贵易妻’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有何不可？”

王十朋没料到堂堂的丞相爷会说出这样不仁不义的话来，冷冷地回敬道：“丞相难道没听说过这样的话，叫做‘糟糠之妻不下堂，贫贱之交不可忘’（语出《史记》、《后汉书》。糟糠，贫者所餐，俗称妻子为糟糠）。小生不敢违例。”

平日里满朝文武哪一个对万俟丞相不是毕恭毕敬？想不到一个刚刚中了状元的书生竟敢冷言冷语地顶撞自己，万俟丞相实在不能容忍，一下子暴跳起来，骂道：“好一个穷酸书生，竟敢对我引经据典，说古论今，